

## 世相百态

## 身份

■竹天文

前不久收到一条更换身份证的短信通知,掐指一算恍然距离上次换证已有20年之久。

那时,女儿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,现在已长成大学生。记得当初换证时,丈夫抱着孩子站在拍照室外等我,也许是我的暂时消失让她哇哇大哭,自己的身份确实变了,不再随心所欲。

那时在家休产假,每天和婆婆看管孩子,注视着她的一颦一笑,观察着她的一哭一闹,不知道她的小脑袋里装着一个怎样的世界。

重返职场后,就是两点一线,心里最挂牵的是该给予孩子一个怎样的未来?学习钢琴,接触表演,背诵英文,涉猎奥数,每逢周末便带着孩子南征北战,辗转各类培训机构,像一只大雁带着幼雁,年复一年,奔波学习。疲惫不堪的我不敢松懈,担心孩子输在每一条跑道线上,在为孩子打气的时候也默默地鼓励自己,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

终于有一天,孩子突然对我说,妈妈我不想补课了,我可以自己搞懂。孩子眼神非常坚定,但我却感到恐慌,仿佛自己习惯行走的路线被抽离了方向。此时的她已经在读高二,繁重的学业、轮番的考试让她苦不堪言,去机构补课费时吃力,还剥夺了她有限的休息时间。望着她日渐消瘦的身形,我第一次同意了她的请求。同时也忐忑不已,生怕孩子在这个节骨眼上滑坡。此后故作镇定地度过几日,看着她在灯光下验算公式、画图求解的样子,我想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,我应该放手了。

不到一年,女儿在高考春考中以139分的数学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我也如释重负,第一次感到孩子必须自我飞翔,她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,我这种亦步亦趋的教育方式可以换挡了。而当孩子振翅而飞时,也意味着母爱的航线也要升级转型。

二十年白云过隙,又到身份证更换之际。孩子已成长为一只单飞的雁子,妈妈的身份始终无法更换,目光所及之处,如影随形。

## 旅游日记

## 通州湾览“平”

■周彭庚文

春末夏初,慕名来到通州湾。它与上海仅一江之隔,位于东海、黄海和长江的“三水”汇合处的北侧,与“吕四渔场”为邻。

登上高高的堤坝,目力所及,处处皆“平”。

坝顶宽可并行两辆车,平坦如高速路,没有一般堤坝的坑坑洼洼;坝身外侧的斜坡,镶嵌了大大小小的防滑槽板,安放得平整整齐,涂抹得滑溜溜溜,虽留有重重叠叠的浪冲雨打的水渍印痕,但没半点松动、偏移,足见做工的精细严谨认真。听介绍说,他们是“用绣花的工夫修海防长堤”的,难怪即使风、雨、浪、潮合力冲击,也没一点小裂隙洞穴。堤岸内侧稍陡些,爬地草覆盖得严严实实,无水土流失之虞。车行其上,平稳;人行其上,心安。

堤外,尽显“南黄海”的特色。从



晨光 ■汤健方

## 意犹未尽

## 再回复旦

■董玥文

阳光炙热,树影斑驳,又是一年初夏。当我重新回到复旦的校园,正值庆祝建校120周年。此时校园内随处都是的彩色横幅,仿佛是一位久远的老友在热切地拥你入怀。

在校园中徜徉,走过第二教学楼、第三教学楼,红墙灰瓦、草木葱茏,老旧的栏杆进行了翻修,走廊换上了崭新的字画,不变的是教室里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。我悄然走进3108教室,依旧坐在那个熟悉的角落。望着周围成群伏案的身影,孤坐其间,心头不免泛起了一缕幽深的寂寥,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

当年此时,也是在这里,或是捧着一沓沓小说遨游书海;或是敲击着键盘疯狂赶写报告;或是对着“平平仄仄平平仄”一筹莫展,煎熬数小时完成了“胡老夫子”布置的古体

诗。曾经平平无奇的一幕幕,一砖一瓦垒砌了我日渐丰盈的精神家园,如同时光老人在世间漫步,笑语欢腾中灯起灯灭,便是定格下的永恒一瞬。

清风拂面,自然要去光华大道上走一走。光华双子楼依旧蔚然屹立、直插苍穹,楼前那偌大的草坪(我们亲切地称其为“光草”)正抽出新绿,在澄澈的天空下,是鲜衣怒马少年时,“自由而无用”的具象化。在这里,飞鸟与鱼的轨迹,都只需追寻内心的方向,有璀璨星光下的中秋灯会、有如水月色里的吉他吟唱、有闪烁的眼眸和安然的浅笑,也有三五好友的群情激昂、挥斥方遒,一切都恍如时光的注脚,挥舞着水袖,翻飞间是说不尽的离愁……喧嚣的人声将我回忆里惊醒,今日的光草上,正是天光大亮,摆满了欢迎校友返校的装饰板画,一群小朋友身着“复二代”的文创衬衫,前赴后拥地上前合影留念。

时移世易,往事仿佛永远沉寂在了记忆深处,即使如今身临其境,仍会氤氲着尘封多时的潮湿气息。只是那份独属于少年时代的纯粹心境,那份不为物役、不因己心的信念

与力量,永远是母校赋予我们的人生底色,是我们天南海北后仍拥有的共同坚守,在心间的久久吟唱、生生不息。

“复旦复旦且复旦,巍巍学府文章焕;学术独立,思想自由,政罗教网无羁绊。”哼唱着校歌,往事如老旧的电影胶片,一幕幕浮现:那本北高速旁雨后的银杏,那正大体育馆吹过的晚风,曾在曦园的亭阁里沉思良久,也曾曾在文图挑灯夜战、奋笔疾书……我在母校的臂弯中度过的短短三年时光,在母校百余年的人生长河里,只是白驹过隙;但于我而言,这段岁月所带给我的,是一种怡然自适、顺势而为的态度,是贫瘠岁月里,无论何时想起都会被温暖、被抚慰的一段记忆。

不知不觉间,已是傍晚时分,登上光华楼顶,看天光穿过云层,洒下金色的羽翼——明心见性、万物舒展,正是人间好时节!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游,一饱眼福,一探究竟了。

堤脚处,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灯塔,圆锥体形,头顶圆冠,体量不大,貌不惊人,“才”须夜晚才能显示。只是说它孤单,也不确切。在它的前后左右,远远近近,屹立着的风力发电机,身躯笔挺,高耸又壮实敦厚,立于地而悬于空;细长的叶片,缓慢地转动,银光闪闪,颇为吸引眼球。虽然体型巨大,走到近处,也感不到颤动,听不到响声,很是平静。

离灯塔不远处,有座小水闸,闸两旁的小土堆上,长着几蓬芦苇,但茎断叶破,足见涨潮之高,冲击之大。其根上长出的新芦苇,有的尺余,有的刚冒芽,生生不息,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。自闸门口处,一条小水沟,在海滩上延伸。沿沟而行,没被海水覆盖的地方,满是淤泥,脚踩下去,叽叽咕咕冒水泡,泥水把整个脚包裹住,滑溜溜溜,稍不注意就会摔一跤。更远处,海水漫漫处,淤泥淘尽,沙砾沉积,虽有浪花“咬”脚,行走反而平稳些,兴之所至,手舞足蹈,来一段“海上迪斯科”,踩出几颗“天下第一鲜”的文蛤来,那可是意外的惊喜了。

堤内,是一幅斑驳的立体水彩画。一望无际的江海大平原,坦荡如砥。微风时,浓绿、翠绿、鹅绿、嫩绿、黄绿等三角形、四边形、菱形、多边形的色块,连缀成微波荡漾的海洋;一幢幢高高矮矮、色彩和谐、造型各异的楼房,似漂浮在海面之上的豪华游艇。无风时,绿色的大地又似铺展的绒毯,船来船往的河道、汽车飞奔的公路,纵横交错,似把绒毯划成了象棋盘,一条高铁线跨越了楚河汉界,各方融合成一体。这画面,虽少了些“小桥流水、炊烟袅袅、阡陌纵横、鸡鸣狗吠”的乡村烟火气,但大气、壮阔、伟岸、协调,更令人荡气回肠,更显江海大平原的平行。这里,连天空也更高远,不似草原所见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,而是平平展展,向无边无际的空旷伸展。

站立在平实的堤坝上,举目四望,海阔天空,云舒云卷,潮涨潮落,花开花败,自有“只须一笑不须愁”的恬淡。眺望平静的海面,点数平常的景物,“平”中蕴不凡,蕴神奇。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亦非常在于险远。

## 光影人生

## 电影往事

■吴毓文

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期到来。电影是生活的万花筒,让我们窥见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,电影更如一把钥匙,打开一个个生动而有趣的故事。

犹记得,少时的我便对电影情有独钟。那时看电影可是稀罕事,有次学校组织去影院看初映的彩色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,早几天,我就像盼过节般地掐着手指算日期。

终于盼来观影那天。因是清晨七点半的早早场,寒冬腊月的冰冻天,我六点多就顶着西北风行走了两公里多路,早早守候在电影院门口。电影院玻璃木格子门还紧闭着,我站在凛冽的西北风中,看到东方旭日初升,微露的金色光芒映亮了天边。终于等到影院开门,坐上那一溜排的硬木长条座,同学们在长条座上挤来挤去闹着玩,兴奋的喜悦洋溢在年少的脸庞。

电影开场了,我看着首次上映的彩色电影,那斑斓多彩的屏幕让我目不暇接,十分新奇,而杨子荣那高大魁伟的英雄形象更是深深地根植我的心中。

彼时走进影院观影就像抓阄般难得,而观摩露天电影也是犒赏我的好时光。记得有天我们隔壁的警卫部队,黄昏时分,在广场上扯起了一幕大白布帘,喇叭里也放出了喧闹的音乐声,我一看那阵势要放电影了,赶快匆匆做好晚饭,早早收拾好了,夜幕四合时,便走出了家门。那天警卫部队门口站岗的小卫兵也不阻拦我们了,周边村庄里的人们也和我一样,大摇大摆地走进部队大院,广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,我挤在最后面。

放映的电影是《英雄儿女》,因为人太多,我只能站在高凳子上踮脚观望,这是都很精彩的抗美援朝片,老式播放机传出咿咿呀呀的声响,伴着影片紧张的情节,黑黢黢的观众鸦雀无声。当我看到王成抱着爆破火箭筒高喊着:“向我开炮,向我开炮!”我再也忍不住了,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。

早年还有蹭电影的机遇就是去我家隔壁的上无六厂疗养所,那个大别墅的大客厅有个电视机,播放的声响常常隔着竹篱笆墙传过来。那时的普通家庭根本没电视机。隔壁的大电视机可把我们的魂都勾去了。按捺不住,趁爹妈不在家时,就和邻居家女孩悄悄溜去疗养所蹭电视。在那黑白电视屏上看过的电影有《卖花姑娘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等,夏日夜晚,穿着凉鞋,光脚翘起窝在大厅松软的沙发里,享受着美妙的视觉盛宴。而每每专注看完电影,我和一帮邻居孩儿鞋子都没了,调皮捣蛋鬼总是趁黑灯瞎火时,把一双双鞋都拿绳串绑一起,扔到门外草丛里,匆忙中,我们一个个打着光脚,四处狼狐找鞋……

还有一次看露天电影,已是谈恋爱时,那天和男友在中心公园玩,知道晚上要放露天电影,我俩也不赶着回家,就买了点心,坐在中山公园的大草坪上等天黑。当满天星斗笼罩整个草坪,大屏幕上播放着《三毛流浪记》,三毛顶着那古怪的三根头发晃动在幕帘上,我们坐在柔软的草地上,有泥土的芬芳,草甸的清香,微微拂过的凉风,真是舒爽极了。

看电影的偷乐时光时不时浮上脑海,撑满了记忆空间,那回不去的时光,是生活馈赠的多彩岁月。